

福建惠安大岞村的妈祖信仰调查

石·奕·尤

惠安大岞村位于崇武半岛的最东端，三面环海，村民以渔业为主要生计，全村 1934 户 10393 人中，从事外海渔业生产的劳力有 2366 人，占总人口的 22.77%，男性适龄劳动人口的 72.33%，1988 年渔业总产值为 2720 万元，占全村总产值 3743 万元的 72.67%，是个典型的渔村，他们的民间信仰是以对妈祖的崇拜为主。

大岞村的天妃宫是崇武半岛上三座妈祖宫庙之一，座落在大岞村旧村内，1988 年，村民捐资把天妃宫修缮一新，其为南中国式的建筑，坐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其屋顶为变形单檐硬山顶，盖绿釉琉璃筒瓦，屋脊末端上翘，厢房的大脊两端各踞有一只鸱尾，殿宇正脊两端各踞一只青龙，正中有一宝塔，边上还搁有一小风炉；脊面正中饰一轮光焰四射的红日，两条青龙护卫着；厢房脊面上亦各有青龙护卫着，这些均为宫庙的避邪物，宫内雕梁画栋，绘红描金，富丽堂皇，脊檩（俗称大梁）上彩绘有两条青龙，正中为八卦，并挂有五谷与宫灯，其下的挂灯梁上绘着风与牡丹，并挂着添丁进财的大红圆宫灯，正殿的神龛上高悬“涓涓显迹”之匾，中供奉着大岞村的主神——妈祖，共有五尊，正中为大红脸的镇殿妈，亦称“大妈”，两旁各有一尊粉红脸的“二妈”，神龛前香案两旁还各有一尊软身妈祖神像端坐在神轿中，妈祖的塑像为中年妇女形象，雍容端庄，富泰安详，头戴凤冠十三旒冕，身着黄色朝袍，外披大红披风，脸型丰满圆润，眉毛修长，嘴形小巧，使神像的精神意志显得虔诚而集中，体现了其智慧成熟，慈爱仁厚，悲天悯人的风韵及气质，使人顿生一种亲切的感觉。

神龛上还有对联，其曰：“力奠洪波慈航普济，礼隆特祀俎豆长馨。”体现了村民崇拜妈祖的功利主义思想。神龛前的神案上，除供奉的香烛、香炉、盆花外，东边为红面獠牙的千里眼高明，西边为青面獠牙的顺风耳高觉。在神龛中供奉的妈祖的后面，供奉着村里另一主要神道——太子爷，据说他是玉皇大帝的三太子，其端坐神桥上，该桥的扶手上还立有四尊神将，从右至左为托塔李天王、二郎真君、雷震子与哪吒。

天妃宫的东偏殿里供奉着当地俗称“东宫王公”神祇，该殿门楣上嵌镶的匾额称其为“广德尊王”，疑是“广泽尊王”，因为封民也称其为“圣王公”，而“圣王公”即为广泽尊王的另一别称。然而，广泽尊王的形象多为童子形象，这是与他十多岁得道成神的传说有关联的，但是，大岞东宫王公却是一满脸胡须的成年人，或许这是一种不同区域的变体。天妃宫西偏殿门楣上嵌的匾云：“慈航普渡”，里面的神龛内供奉着南海观音及其侍从善财童子、龙女和释迦牟尼等佛教尊神。神龛外的神案上还供有夫人妈。由此看来，大岞的天妃宫并非妈祖独居的宫庙，而是集佛、道于一炉，这种现象正是民间信仰的最大特点之一，也因此，天妃宫除了三位莱姑司庙外，还有一个由村里老年人组织起来的天妃宫理事会。莱姑除念经吃斋外，她们管理日常的拜拜活动，而理事会则处理全村性的统一祭仪，这种全村性的统一祭仪在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生日、四月初八太子爷生日、七月半中元节、十月半月海普均有举行。

二

大岙人世代捕鱼为生，近年来，尽管生产手段有了很大的改进，如用上了机帆船，船上有导航雷达、单边带无线电对讲机、小型对讲机、收音机、鱼探器等。但是，在大海中，其命运与收益仍比脚踏陆地从事农业活动更难以把握，无论是谁都不敢给渔民打保票，说这船会获丰收或不会出事故。正因此，大岙人才特别信仰作为海神的妈祖。

表现之一：渔业活动中的妈祖信仰

在造渔船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大岙人均有妈祖信仰活动，如“龙骨开斧”、“竖龙骨”、“安头巾”、“安龙目”、“渔船下水”等，都要请示妈祖，即便请了卜日师选了吉日后，也需到天妃宫请妈祖来择定，待妈祖择定后才开始行动。更有甚者，在“龙骨开斧”，也就是开工建造渔船时，除请妈祖选定吉日开工外，还得把天妃宫的妈祖请到工场供奉数天，“监造”渔船，有的较虔诚的人甚至一直供奉到渔船完工下水。没有这样做的人，在渔船下水时，也得请妈祖来助阵。

在渔船即将远航外海捕鱼时，妈祖拜拜活动也较频繁，几乎每条船都要请妈祖上船举行“过油”仪式。这种仪式不仅时辰要由妈祖决定，而且仪式中的一些事务与人选，如持油锅的人，撒盐米的人，倾倒仪式用油的人，油中的黄纸球的数量等均得由妈祖决定。此外，在渔业生产中遇到无法由大家协商解决的事情，生产出现不顺利等，都得最后由妈祖来决定。如出海时逢“风头只”，这需由妈祖来最后决定，因为通常“风头只”的船当年的生产都不佳，所以大家都不愿去开这门，第一个出港。又如出海的日期也需由妈祖决定，即便妈祖定的日子是个大风天，不能出海，渔民们也需移动一下泊位，表示船已启动，以后再择好天气出海。在外海捕鱼用的钓钩、灯渔船，都供有妈祖神像及其他神位，在外海捕鱼时，每天都由“总铺”（炊事员）负责烧香供奉。每位出海的渔民身上也都戴有从天妃宫妈祖面前求来的护身符，以保证妈祖时时均在他们身边保佑他们。当渔船丰收归航后，到天妃宫向妈祖还愿是获得好收成的渔船必需的功课。而那些在这一海季中所获不丰的渔船，则认为他们对妈祖的拜拜不够虔诚，因而收成不佳，所以就得更虔诚地敬奉妈祖，并请妈祖上船供奉，举办仪式以消去他们渔船上的灾星，以便在下一个海季中能有好收成。有的渔船在海上不顺利，也会利用单边带对讲机每天联络的便利，要船老大的家属带领船员家属去妈祖面前拜拜，以使该船渡过难

关；由此可见，始祖信仰是贯穿渔业生产的全过程中的。

表现之二：日常生活中的妈祖信仰

妈祖信仰也在日常生活尤其是某些未知性强的方面表现出来，例如大岙村婚姻礼仪过程中的许多吉日，虽经由卜日师算过，但最后都得由妈祖来决定。在有的环节中，妈祖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合婚时”，大岙人通常先由算命先生根据男女双方的八字测定今后的命运，然后还得由妈祖来决定。如果算命先生测定这对男女今后能子孙满堂，而到天妃宫妈祖面前卜告时，妈祖不应，就会遵从神意，推倒重新选择，完全不必考虑算命先生的意见。又如举行婚礼的当天清晨，除拜祖宗外，也需派人到天妃宫祭拜妈祖，以求得神的认可。此外，怀了孕后想预卜一下是男是女，也可以到天妃宫妈祖神像前卜告而知。再者，有些孩子常病，也会去天妃宫拜拜，求妈祖保佑。有的甚至“过继”给妈祖当“契子”，以保佑他能健康地成长。也因此，大岙有许多人在除夕之夜需到天妃宫内宿一夜，以便同其“干娘”——妈祖联络感情。据此，妈祖信仰已渗透到太岙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换言之，在这里，妈祖已不单是海神，而是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守护神了。

大岙这个地方至迟在宋代就建有村落，明代，大岙“食盐千余，俱以出海为业”但是，据说妈祖并非大岙人最早崇拜的神祇，早期的主神据说是东宫王，大约到明代晚期，妈祖信仰才传至大岙，东宫王才代替了东宫王公成了大岙的主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这大概是同大岙人渔业生产的内容所发生的变化有关联。大岙人从事渔业有很长的历史，但根据考古调查所获的材料及一些文献上的零星资料看，大岙人在明代中晚期以前主要都是从事近海捕鱼作业，其后才开始远洋捕鱼作业。

始撰于明代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崇武所城志》讲得很明白：“昔也，海利在浮缒；今也，利在纶带。”所谓浮缒即现今所说的流刺网，主要捕捉鲳、梭子蟹、牛头鱼、龙虾等；而纶带用现代话讲即以延绳钓钩钓鱼。可见在明代中晚期，大岙地区的渔业生产内容发生了转变。此外，明代中晚期的崇武名士黄吾野（1524—1590）的《风土》诗中也吟道：“击机日通彰化米，敲针冬钓坎门鱼。”（《崇武所城志》）彰化为台湾中部的一个县，而坎门则在浙江省玉环县，它表明，这时崇武大岙人已到台湾鹿港搞运输，

到舟山群岛的渔场钓带鱼了，也就是说已改变近海作业的传统，创出了一条新路。这种经济生活内容的改变势必影响到其他方面，心理压力的增大就是其中的一种。

俗语说“行船讨海三分性命”在海洋中从事渔捞无疑要比在陆地上从事农业所担的风险大，而远洋捕鱼和运输又要比近海作业的风险更大。因为近海捕鱼尽管都用小船，但通常都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作业，如大岙人近海捕鱼大都在离海岸30哩以内的崇武以东海域内作业。这种作业可以早出晚归，每天都能有一个安全的落脚处，睡在陆上，感到安稳。而且由于长期的经验积累，渔民们对其附近的海域气候比较熟悉，比较有信心应付其所面临的环境。远海捕鱼情况就与之不同了，他们远离了自己熟悉的海域，而且一到外海，就难以每日踏上陆地，往往需漂泊数日乃至数月，安全感骤然减少，心理压力骤增。当然，在明代，妈祖作为一个海神，大岙人是不会陌生的，因为大岙就在湄洲岛的南边，大岙人也常到湄洲岛一带捕鱼。远海作业的大岙人为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同时，也由于对妈祖较熟悉，因而选择了妈祖信仰，并使妈祖取代东宫王公而成为大岙村的主神。

四

妈祖信仰在远洋渔业生产中，主要起了稳定情绪，增强人们信心和勇气的作用。随着妈祖成为大岙主神，这种功能也就扩大到村民生活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人类自身生产的过程中。

婚姻缔结是人类自身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未知性很强的过程。在汉人社会中，婚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在大岙，由于渔业生产对男丁的需求更迫切，因而这种希望就更加强烈。例如传统汉人社会的婚礼中，通常以一个步骤来预测一对即将成婚的男女能否完成传宗接代的目的，这就是“问名”这一程序。而大岙，则用两个步骤预测，这就是“压圆”和“合婚”。前者是把女方的八字送到男家，由男家压在灶神前的香炉底下，如三天内家中没出事，即认为“圆”，能够传宗接代。如有事，就要重新选择。这一关通过后，还需进行第二步“合婚”，即把男女双方的八字交给算命先生，让他测算能否达到传宗接代的目的。

如果算命先生测算的结果是八字相合能够传宗接代，还得让妈祖择定一下，即到天妃宫卜告。在这两个步骤中，不仅吉日要由妈祖定，而且最后的终审权也由妈祖定，这表明大岙人在这方面的忧虑是较强烈的。再如大岙人婚仪当天清晨除拜祖先外，还得派人到天妃宫中拜拜；婚后怀了孕，有的人也会到天妃宫问生男还是生女。大岙人在自身生产的过程中未卜之处太多，他们通过求神首肯的形式，以象征目的的某种程度上的达成，从而减轻了为完成这一目的而在未知之前产生的多种焦虑，求得了心理上的安慰和平静。这样，妈祖信仰起了缓解心理焦虑的作用。

当然，大岙社区中妈祖信仰凝聚了大岙人的整合、认同功能。体现在作为对社区主神崇拜的社区性祭仪上。大岙天妃宫还有其他一些宫庙，如先生公宫、七星姑宫、娘娘妈宫等所设有的祭仪，这就是大岙整个社区的祭仪，如农历正月十六日的妈祖绕境、三月二十三日的妈祖圣诞、四月初八的太子爷圣诞、七月半中元节及十月半的海普超渡仪式，这些都由天妃宫主办。在这些仪式中，凡大岙的男丁（不论他外出与否、户籍在否）都要出资襄助，而且祭仪上参加者也都是大岙村的村民，别的村的村民虽平常也到天妃宫拜拜烧香，但在这种日子里一般是不会参加的。因而，这样的祭仪无形中强化了大岙人互相认同的意识，成为一种很强的凝聚力，把所有的大岙人（包括在外边工作，户籍在外的）紧紧地连接起来。甚至大岙的外出移民中也以妈祖信仰做为相互认同的凝聚力量。四十年前，有一部分大岙人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滞留在台湾，成了大岙村的外出移民，他们多在台湾基隆市居住生活。由于海峡两岸的关系紧张而无法回来认祖拜神，于是，他们于60年代在大岙人相对聚居的基隆市中船路上建立起一座大岙东宫，仍以妈祖为主神，并以此宫做为联络在台大岙人的中心，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妈祖圣诞，那些散居在台湾各处平日没什么来往的大岙人，总要抽空来此一聚，共同祭拜妈祖，共叙乡情，以缓解无法回家乡与乡亲团聚的苦痛，并以此表明他们同在台湾的其他崇武人有所区别。实际上这是把大岙东宫——这个妈祖信仰的场所视为他们的故乡——惠安县大岙村的象征，以此做为凝聚力把在台湾的大岙人紧密地联系起来。